

## 方言与识字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

## 踏削

有人背后贬低别人,旁听的为被说者抱不平:你别在背后táxú人,他哪有你táxú的那么差劲。四川方言táxú,有用言语贬低、挖苦、糟蹋的意思。

流沙河《车先生外传——车辐〈锦城旧事〉序》,“他们到了成都,必来看他,间樽话旧,使人感动。回头瞧瞧从前那些踏屑过他的人,如今一个个的门可罗雀,始知天理昭昭,善有善报。”流沙河笔下的“踏屑”,应该就是四川人常说的táxú。

踏读作tà。《说文解字》未收踏,收有蹋,释为“践也”,即践踏。《说文解字注》云:蹋,“俗作踏”。《康熙字典》引《玉篇》释踏为“足着地也”。虽踏、蹋或为一字之正、俗两写,但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,二字除都指“踩”外,也有不同:踏还指“在现场(查勘)”、蹋另指“踢”。若追根溯源,四川方言táxú之tá指践踏,应写作蹋。屑在普通话里读作xiè。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动作切切也”,即动作切切不安。《康熙字典》引《说文解字》释屑:“动作切切也。”屑之“动作切切”义只存于古文,今天的屑多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“碎末”“琐碎”“认为值得(做)”等义。

踏屑,将别人践踏成微不足道的碎末?琐琐碎碎地用言语蹂躏别人?这样的解释颇为牵强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收有“踏削”一词,释为“贬低、糟蹋”。或许,踏削才是四川方言táxú的正写。

削既可读作xiāo,又可读作xuē。《说文解字》释削:“鞞也,一曰析也。”鞞,指装刀剑的套子;今天一般写作鞘。析,指分割;《说文解字注》云:“析从斤,削从刀,皆训破木。”四川方言táxú之xú,用的应该是削之析义,只是将其xuē音异读为xú了。

踏削之踏,并非真正用脚蹂躏别人,而是用言语降低别人的身份,即贬低、糟蹋人。踏削之削,也非用刀将人的身体一剖为二、为三,而是用言语将别人剖为不完整的人,或将别人的优点剖去,也指贬低、糟蹋人。既踏又削,踩上你一脚,还要破之剖之,大有将别人“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”的意思。

周恺《苔》楔子,“一天到黑背起手,晃过去晃过来,咋个会吃不消,只是晃得我心焦,背后还要遭人挞噻。”周恺笔下的“挞噻”,显然指四川方言táxú。挞读作tà,指用鞭子、棍子等打人;噻读作xié,指笑,用言语抽打、嘲笑他人,与四川方言táxú之意蕴相近,也可备为一写。

## 德立敬打

何德立,网名“荷叶”,年过五旬,其貌不扬,心很善良,曾做过超市售货员和社区工作人员,“刘哥”的老婆,“胖子”的妈妈。下班之余,喜欢提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,经她娓娓道来,则令人捧腹,会心一笑。



## 礼物

夏天的傍晚,和刘哥遛狗回来,路过商场一家服装店,看见门口挂着一排打折的裙子,对刘哥说:“那里的裤子不错,走,过去给你买一条。”

刘哥刚要反对,听说是给他买,就喜笑颜开地走了过去。过去之后,他选他的,我选我的。他选了一条裤子,我选了三条裙子。刘哥付钱的时候,全程黑脸。

有一条酒红色灯芯绒裙子,当时穿有些热,所以我就开始在心里盼望秋天早点到来。刘哥扫码付款时,售货员妹妹特意要了我的电话号码。开初我还一度担心她是骗子,但转念一想,我的工资不高,自己都不够用,她骗不了我什么的,骗我的钱,她注定要失望的。

前几天,我接到一个电话,说是商场服装店的售货员妹妹,我的生日要到了,商场要送我生日礼物——有一条价值199元的纯毛围巾,还有二人套餐奶茶、点心,还有50元代金券。

非常感动,这个店家真好,这个售货员妹妹真好,比我老公细心多了,结婚27年,他从来都记不得我的生日。就算记得我的生日,他也舍不得请我喝一杯奶茶,还指望我大方点。去享受那个二人套餐的时候,可以带上他。

一次购物,就让我得到这么多的礼物,好开心,这个生日很快乐!

## 监控器

去年到刘哥战友家里,看见战友家里有一个监控器,觉得好安逸。后来家里有了小黄,我想随时关注小黄在家的情况,要求刘哥安一个监控器。刘哥没有同意。今年家里又多了仔仔,天天在家里捣乱,家里的花草草被它连根拔起,瓶瓶罐罐被它弄翻在地。很多回,怕它挨打,我都赶在刘哥回家之前悄悄收拾了。刘哥说小孩子不打不成器,狗狗也一样。刘哥小时候调皮,挨了他爸爸很多打。现在他是狗狗的家长,他就把他爸爸管理他的一套用到狗狗身上,他不知道除了拳头,父子之间还有一种关系叫作爱;他不知道养狗

的快乐是为了让狗狗开心。

胖子笑了:“幸亏我不是儿子,要不然,不晓得我小时候要挨老汉好多打。”

我说:“不会的,因为你有我,你有一个护短的好妈妈。”

仔仔来了之后,刘哥也想在家里整一个监控器,他也想随时关注他的狗儿子。胖子和崽子就安排了,满足了我们的愿望。

这下安逸了,刘哥的外侄来找他,刚刚开门,我说:“不巧哩,你么舅今晚值班。”

突然听见刘哥的声音响起来:“发财,你不要走,我马上就要下班了。”

财财奇怪,抬头看,一脸疑惑:“么舅在哪里说话?”

我笑了:“在监控里。”

“你家安了监控?”

我抬手一指说:“你看嘛,电视柜那里。”

两条狗早就习惯了,无视刘哥的声音,在家里像疯了一样追过来、撵过去,扬起的狗毛,差点掉进我的方便面碗里。不像前几天,刚刚安了监控器,我趁上班不忙的时候看着手机上的监控喊:“小黄,下来,不要睡沙发,睡狗窝去。”小黄听了四下张望寻找它的主人。我又喊,它就对着监控器的方向看过来,小黄真的很聪明。我又喊一遍:“小黄下来,睡狗窝去。”它就回到狗窝了。几次之后,我再在监控器里对它发号施令,它就充耳不闻不听招呼了。它知道我不能对它怎么样,听见了也装着听不到,该怎么玩就怎么玩。

在监控里看见它们两个在家里表演追捕,狗咬狗一嘴毛,狗毛到处飘。它们两个打架的时候像仇人,我就觉得它们的关系就像我和刘哥;打累了,它们又相拥而眠,我又觉得我们的关系还不如两条狗。

它们的关系好好坏坏不好琢磨,都说狗狗随主人,或许是因为小黄是我带回来的,仔仔是刘哥带回来的缘故吧。不过看它们每天吃饱了睡,睡醒了吃,吃饱了打,打累了趴,有时候并肩站在窗前倾听楼下狗吠,有时候躺在窗前的地板上晒太阳啃骨头,还是很惬意的。

## 谈嫌

□朱文建

谈嫌就是说嫌话,而非闲话。本来好好的事,偏偏要找些话来说,这也不对、那也不好,有故意找漏眼、挑毛病的意思。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,男方就大倒苦水,都做得那么周到了,还在谈嫌,女方的大姨就喜欢谈嫌得很。

老王虽然人称王壳子、水娃,但从不谈嫌人,有一回他就遭人家谈嫌了。老王喜欢钓鱼,经常拿起鱼竿上演“随塘英雄传”。几个钓友都喜欢喝酒,钓鱼是娱乐,喝酒也是娱乐,钓到十一点过就结束,然后开始喝酒,好多时候都是自己带点卤菜带两瓶酒,再炒两个菜就开整。那天我和老憨、老王几个人吃饭,老憨闷戳戳点了好多菜,一个卤鸭子、一个拌鸡块动都没有咋个动。老憨

正要打包回去,老王忽然说:“我干脆打到鱼塘边去吃,明天就有下酒菜了。”我连说要得、要得,免得明天又去买。

老王马上就给钓友打电话:“喂,明天有莫得安排,莫得哇?那明天去耍一盘嘛,还是大渔塘!”给这个打了又给那个打,耍一盘是他们的行话,就是去钓鱼。第二天,老王拿起打包的下酒菜就去了。

过后有一回我们一起吃饭,又喊他打点菜去鱼塘边吃,老王一听赶紧摆手说:“算咯,这个哈事我再也不干了!”我们都不晓得他啥子意思,是嫌菜不好?老王说:“我嫌啥子,是那几爷子。”他说上一回拿打包的菜去就把他谈嫌安逸了,明明是动都没有动的菜,他们就说是没有吃完的剩菜,还说他把剩菜拿

来给他们吃,把他们当讨口子打发,把他脑壳洗安逸了。老王说,那一回把菜又提回去,一个人吃了两天。

谈嫌有时候就像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一样。老憨的媳妇小丽啥子都好,人也热情能干,一天到晚喳喳,就是有一点,喜欢讲究谈嫌,莫得事都要找点龙门阵来摆,弄得老憨都虚火得很。他是屋里的锅儿匠,小丽就爱谈嫌吃的,两个人就成了冤家对头。有一回老憨炒棒棒菜,也就是菜脑壳,小丽招呼,放点肉去,要炒滑溜一点,那才好吃。要做得滑溜当然就要勾芡,就是通常所说的二流芡,倒流不流的。吃饭时小丽一看那菜就谈嫌起来,咋个腻糊糊的,看起来都不安逸!老憨说,勾了芡就是这样的嘛!小丽嘴巴一瘪,尝都没尝一

下。小丽要吃蒸蛋,蒸蛋就要放水,比例拿得稳,蒸出来才嫩滑。小丽又谈嫌起来,说水放多了,咋个放那么多水?她蒸蛋只放点点水,再大火蒸一二十分钟,直蒸得起蜂窝眼。老憨说,那也太老了嘛,吃起来木杂杂的,可小丽说就是那个蒸法。老憨就依样画瓢,蒸出来的蛋又老又木,小丽尝了一口又谈嫌说,也太老了嘛!几十岁了蒸个蛋都蒸不来!

还有煮饭就更考手艺了,媳妇总是谈嫌不是干了就是稀了,整得老憨哭笑不得:“煮了几十年的饭,在媳妇面前连饭都煮不来了!”谈嫌不同于批评提意见,就是纯粹找事,但愿我们平时还是少一点谈嫌,多一点理解才是真的。

